

独幕讽刺剧

龙 蝦

卢丹作

長江文藝出版社

1234

時間：現代，一個炎熱的夏天晚上。

地點：美國芝加哥城。

人物：

史密斯——“金蛇酒店”的老板，四十多歲。

珍妮——酒店的女侍者，十九歲。

吉米——一家女子內衣公司的推銷員，二十三歲，
珍妮的情人。

“顧客”：

卡爾·摩根——三十歲。

露西·庫柏——女，二十五六歲。

戴維斯——四十歲。

西格爾——三十五歲。

勞倫——五十七八歲。

傑克遜——三十多歲。

布景：一家典型的美国小餐室，陈設着流綫型的酒吧櫃、高脚櫈和鋪着棋盤格桌布的小圓餐桌。壁上貼着几張“白馬牌威士忌”、“請飲可口可樂”之類的廣告圖。正對觀眾是一排斜立的弧形玻璃窗，挂着淺紫的紗窗簾，它旁邊走上兩步台階就是通街的門；酒吧櫃側有過道通向廚房。

幕啓，珍妮正在收拾屋子。屋里光綫很暗，只有牆上琥珀色的壁灯亮着。从那排弧形的窗子望出去，透过紗窗帘，隱約可見远处五光十色，时明时滅的廣告灯和建筑物高聳的陰影。酒吧櫃上的收音机正放着嘈雜刺耳的爵士音乐。整个屋子給人以一种悶熱、煩躁和不安定的感覺。

忽然，音乐停了。一个軟綿綿的男声在播廣告：“諸位听众請注意！剛才諸位收听的是哈代父子汽車公司為諸位播送的15分鐘特別音乐節目。諸位要買最新式的汽車嗎？哈代父子汽車公司最近運到一批福特厂本年度最新出品的火箭式流綫型小轎車，供諸位參觀選購。請諸位听众注意；哈代父子汽車公司的样品陈列間在芝加哥第64号大街。……”

珍妮：（聳聳肩，走过去把收音机閉了。煩膩地）哼，真奇怪！好像每个听收音机的人都能買得起汽車似的！

〔史密斯推門進，手上拿了份報紙。〕

史密斯：哈罗！珍妮。

珍妮：（鞠躬）晚上好！史密斯先生。

史密斯：（一边脫上衣）喝！今晚上可太熱啦！（走進櫃台后，挂好上衣，倒了杯水，大口地喝着）請把灯打开，珍妮！（又繼續倒水喝）

珍妮：是，史密斯先生。（走过去把吊灯擰亮）

史密斯：都准备好了沒有？

珍妮：您是說……

史密斯：我上午不是交代过了？今晚上生意准忙，得告訴厨房多預备些菜。怎么，你就忘了？

珍妮：啊！……您是說那個什麼廣告……

史密斯：對了，就是早上我對你說的。你看！（把報紙扔給珍妮）已經在晚報上登出來啦。

珍妮：（接過報紙，翻開找）“紫蘿蘭餐廳”……“幸運酒店”……“黑貓酒店”、“原子餐室”……沒有，沒見我們的名字呀！

史密斯：你找錯地方了！在經濟廣告欄下面；就在那條出讓純種獵狗廣告旁邊。（說着得意地踱了出來，走到珍妮身邊，幫她找）瞧！這不是？

珍妮：（莫名其妙地）“馬雅可夫斯基座談會”。噢？……“第五十二號街拐角”金蛇酒店內。……今天下午八點正。”這叫什麼廣告呀！……老板先生，您這是怎麼啦！

史密斯：有點奇怪是不是？（得意地）也許，這不叫廣告，可是它比廣告有效得多！

珍妮：（仍無法領會，又仔細看了看報）“馬—雅—可—夫—斯—基”？……是一種新牌子的酒嗎？

史密斯：不，親愛的！這不是什麼新牌子的酒；這是一個人名，是個俄國人的名字。

珍妮：啊！是人名？……還是個俄國人！（尋思）俄國人，……（突然神經質地）他是個紅黨？

史密斯：（笑）別擔心，他早就見上帝去啦！

珍妮：真把我給攪胡塗了！（坐下）我的上帝！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史密斯微笑地點上一支雪茄）啊，我明白啦！（站起來，緊張地）您是說：今天晚上，紅黨要上這兒來開會？這，這……史密斯先生，這陣子生意本來

就够糟的了！您还想……

史密斯：能不能安靜点兒，我的珍妮小姐！天气已經够热的了，你是非得把人鬧昏不可嗎？（停一下，深深地吸了口烟）放心！这条不顯眼的“廣告”一般顧客不会注意。可是警察局里的老爺們，和那些对紅党特別感到兴趣的先生們，却絕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只要他們來了，就不能在这兒白坐，你明白嗎？

珍妮：要是紅党們真的來了，那不……

史密斯：那就更妙了！管他媽紅党、黑党，上門來就是生意！誰吃了飯不一样付賬給錢！

珍妮：啊！是这样！……（搖搖頭）我总担心……

史密斯：親愛的！半点兒要担心的事也沒有，一切都在軌道上進行。小姐，你还年輕，还不大懂得我們的美國；还不明白什么叫美國式的商業眼光！（見对方不能領會）好了，（看表）快八点了，珍妮，你先上廚房去，看看那些龍蝦，……

珍妮：龍蝦？

史密斯：就是前些时進的那兩打新鮮龍蝦。真倒霉，几天來才賣掉兩对；赶上冰箱又出了毛病，再要賣不掉都得臭完了。这个鬼天气！

珍妮：可是它們已經不是新鮮的了！

史密斯：所以才非得想办法賣光不可呀！（停一下）其实，告訴厨房作料放重点，多炸它一会兒，也就嗅不出什么味兒啦。（珍妮要插咀，他制止她）別打岔！我的話還沒說完哩。……对了！你就这样对客人們說：“我們為您准备了上等的炸龍蝦。第一，它是一種新鮮而且肥大

的龍蝦；第二，它是全芝加哥再也找不出的，異常名貴的龍蝦；第三，……就这样！第三，這種龍蝦吃了能給您帶來幸運！”注意，這第三點要特別強調，這叫商業心理學！（見珍妮做了一個不以為然的表情）別那麼大驚小怪的！你能叫我一個人把兩打龍蝦全吃下去？……就算我有那麼大的肚子，也不成啊，我是一個事業家，生意終歸是生意呀！（見珍妮興趣不高）珍妮，今天晚上你可得打起精神來招待客人，說不定幾點鐘才能打烊哩！

珍妮：可是，史密斯先生，您大概忘了，昨天我不是對您說過，今天晚上得早點兒走，八點半以後我有一個約會，吉米他……

史密斯：約會！和誰？你這不是成心和我找麻煩嗎，生意這麼忙，偏偏要提早下班！……吉米？誰是吉米？

珍妮：吉米就是吉米呀！上星期還來找過我的。

史密斯：（記起來了）啊！就是那個紅頭髮的小流氓嗎？

珍妮：不，史密斯先生，別那麼說，那陣兒吉米失業，當然顯得有點兒窮酸；可是他現在找到職業了，是在一家，一家……反正是一家大公司當推銷員。今天是他的生日，我們約好了，他八點半下了班就來約我一塊兒上“佛羅里達”夜總會去。我們……

史密斯：（不耐煩地）夠啦，夠啦！怎麼一說就沒完沒了的。還是先干正事兒去吧！請假到時候再說。（珍妮無奈，只好委委曲曲地由過道下）這些年輕人真是！約會！約會！……光顧談情說愛，把小賬都給忘了！（又拿起報看了看）上帝保佑那班老爺們可千萬別鬧傷風；他們的鼻

子一向是比獵狗还灵。(想了想,又繼續自言自語)一定会來!沒錯,一定会來的!……真太妙了!

[片刻,卡尔·摩根与露西·庫柏推門進來。

史密斯:(忙迎上去)請里面坐。(引他們坐下)珍妮,看座!

(招呼过了,自己回到酒吧櫃后坐下)

庫柏:(悄悄地)一个人也沒有?

摩根:(看表)快了。干我們这行的就是要搶个先!

[珍妮匆匆由过道上。

珍妮:兩位晚上好!(遞上菜單)

摩根:(隨便看了看,交給庫柏)有什么新鮮菜?

珍妮:(發現史密斯正偷偷向她打手式)有、有!我們为二位准备了上等的炸龍蝦。

庫柏:(放下菜單)炸龍蝦?

珍妮:是小姐。正是龍蝦。……这种龍蝦,第一,它是一种新鮮而且肥大的龍蝦;第二,它是全芝加哥再也找不出的,异常名貴的龍蝦;第三,……第三,这种龍蝦吃了能給您帶來幸运!

[二人听着頗觉有趣,相对微笑。

摩根:怎么样?就是它吧!

[庫柏同意地点点头。

珍妮:是,兩份炸龍蝦。(鞠躬退)

摩根:噲!再來一瓶櫻桃白蘭地。

珍妮:是,先生。(由过道下)

庫柏:(笑)我說卡尔,也許这兒的龍蝦,真会給我們帶來幸运哩!

摩根:沒錯!除了我以外,我敢打賭,全芝加哥的新聞

記者还都蒙在鼓里，他們做夢也沒想到，今天晚上在这家小酒店里將要發生一件轟動全城，不！应当說是轟動整個美國的头條新聞。露西，你也真是走运，要不怎么会剛下飛機就碰上我呢？

庫 柏：(裝腔作勢地)是呀！卡尔，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謝謝你才好！

摩 根：(得意地)老同學嘛，提这个干什么！(掏出烟盒送到庫柏前面)請！(忙掏出打火机幫庫柏点上，自己也点上一支)我常常說，干我們这行的，鼻子就得像獵狗一样尖，說得好听点，那叫做“灵敏的新聞嗅覺”，要不然，誰会留心这一条小小的廣告呢？露西，只要一切按照我們的計劃進行，我敢打賭，今天晚上十二点以前，你的廣播稿准可以拍回紐約去。

庫 柏：但願上帝保佑！你知道，这种報導紅党陰謀活動的稿子，在我們“美國之音”最吃香，老板一高兴，他們会給兩百塊錢一篇！

摩 根：兩百塊？……不算多！像这样的稿子，只要你們編輯部的人不是笨蛋，稍为來这么一点兒“新聞的誇張”，然后用十六种語言同时廣播出去，一篇多出色的報導阿！那个时候，我們的外交家在聯合國又可以給俄國人好看的了！

[珍妮送酒菜上。有人推門，她迎上去。]

庫 柏：來啦！

[摩根忙向庫柏示意，二人不出声，用餐。]

[戴維斯与西格尔上。他們朝屋里的人扫了一眼，选了張桌子坐下。珍妮請他們点菜。]

西格尔：先來瓶威士忌。

珍妮：是，先生。（由过道下）

〔摩根与庫柏心不在焉地一面吃东西，一面悄悄打量剛進來的兩個人；对方也暗中注意他倆，并低声交談了几句。珍妮送酒上。西格尔点了菜，珍妮鞠躬下。从現在起，珍妮不时从过道上下，为顧客們送酒菜。〕

庫柏：（在摩根的暗示下）摩根先生，这真是十分令人不能忍耐的事，艾克居然批准了那个取締共產党的反动法案；难道說，美國真的成了一个警察國家？

摩根：親愛的庫柏太太，我不止对您說过一百遍了，一点也沒有可奇怪的地方；……所以說，我們一定得推翻（故意大声）推翻这个已經法西斯化的政府，这个……

庫柏：可憐我的比尔是白白死在朝鮮了！

西格尔：（悄悄和戴維斯說了句話，起身走向摩根）兩位晚上好！（俯下身來，关心狀）还是小心点兒的好，虽然你們談的都是真理，我也完全有同感。可是在这种地方……（望了櫃台后的史密斯一眼）

史密斯：（一直坐在那里假裝看报。这时，他把头从報紙上伸出來）先生們，一点关系也沒有，請当我不在這兒好啦！我对于政治半点儿兴趣也沒有；而且作为一个酒店經理來說，先生們！我也從來沒有偷听客人們談話的習慣。

摩根：那再好也沒有了！（对西格尔）謝謝您的关照。您是……

西格尔：我叫西格尔。（低声）他們還沒來？

摩根：他們？……（庫柏急忙踏他一脚）啊！啊！……对，他們快……大概快來了。（見庫柏又向自己示意）西格尔

先生，也难怪庫柏太太不能忍耐，真太不像話了。先生！美國不应当是華爾街那批大老板們的；美國是屬於人民的，……是林肯的美國！是羅斯福的美國！……對了！林肯，林肯……（故作憤慨）作為一個美利堅合眾國的公民，我永遠……永遠不能忘……不能忘記死去的……死去的……

〔正在這時，門開，勞倫提着一支沉重的手杖進來。戴維斯故意咳嗽一聲，西格爾忙回座。勞倫安閑地打量了一下屋裏四個突然沉靜下來的人，慢慢走向酒吧櫃前，坐上高脚凳，向史密斯要了一杯酒。

〔經過片刻的沉靜，戴維斯低聲和西格爾咕噥了幾句，對方點點頭。

西格爾：（突然站起來，像剛發現什麼似的，興奮地）哈羅！老朋友！你也來啦？（奔過去與勞倫握手）

勞倫：啊！……您是……

西格爾：不認識了？還記得去年在芝加哥保衛和平大會上？……糟了！我倒忘了，您貴姓是……

勞倫：勞倫。啊！……您原來是……

西格爾：西格爾。

勞倫：對了！西格爾先生，請原諒我这老年人可惡的記性。

西格爾：可尊敬的勞倫先生，一年沒見，您的頭髮都快掉光了，您在忙些什麼呢？我的老朋友！

勞倫：這個……對了！我最近正在忙着反共，不！我是說和平十字軍運動的組織工作。聽說您近來也在……

西格爾：（搶着問）最近不是有人正發起要向參眾兩院來一

次示威抗議，為了他們竟然通過了那個反動法案？這件事您也參加了嗎？

勞倫：……對了！有這麼回事。聽說是……我說親愛的西格爾，我倒非常想知道您對這次陰謀暴動，不，我是說這次正義的抗議，有些什麼寶貴的看法。

西格爾：我？……當然，完全正確，我完全有同感！老朋友，您剛才說的那個，那個和平十字軍，……那些和您一起的朋友們今晚也會來嗎？……您知道，我是多麼渴望能和你們一塊兒工作呀！

勞倫：他們？……不！為了安全，他們不一定能來。當然，親愛的西格爾，我是非常歡迎您能和我們一道干的，可是您也知道，這種活動的性質……當然，如果您能讓我了解您這一年來在這方面活動的情況，譬如說……

西格爾：（搶過話來）實在慚愧得很，由於我的健康情況不好，不能多活動，……這半年來，我在美蘇文化協會方面擔任……稍為擔任了一點工作啊！可尊敬的勞倫先生，您對美蘇間文化交流的問題大約也很有研究羅！您認為今後……

〔在他們談話時，戴維斯仍假裝看報，但不時在小本子上記下些什麼；摩根趁他們沒留意時，讓庫柏擋住戴維斯的視線，很快地取出攝影機替勞倫和西格爾偷偷照了張相。〕

〔庫柏在摩根的示意下，端起酒杯走向勞倫他們。〕

勞倫：（繼續和西格爾說話）不！親愛的西格爾，既然您在美蘇文化協會工作，在這方面當然應當請您先談！

庫柏：先生們！請原諒我的冒昧。二位的談話使我非常感動。我是一個在朝鮮戰場上犧牲了丈夫的婦女；請

允許我代表成千成萬和我一樣遭遇的女同胞，向你們這些為和平、民主而戰鬥的騎士們致敬！（舉杯）

西格爾：非常榮幸！（三人碰杯）

勞倫：這位是密昔司……

庫柏：我丈夫是比爾·庫柏，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的上士。

摩根：（也湊過去）密昔司……（庫柏用肘碰他一下）密昔司庫柏曾經在請求召回朝鮮駐軍的運動中，有過很大的貢獻。

庫柏：（揩淚）可是，我可憐的比爾永遠不會回來了！

勞倫：密昔司，請接受我這老年人的同情。

西格爾：我也完全有同感。

勞倫：（忽然想起還不認識摩根）這位是……

庫柏：這位是摩根先生。摩根先生是紐約“工人日報”的專欄作家。……當然，正如大家所理解的原因，他的文章是不可能用真名字發表的。

勞倫：好極了，好極了！（與對方握手）您近來寫了些什么呢？親愛的摩根先生。

摩根：嗯，嗯，我正打算寫一部關於……是這樣：諸位可尊敬的先生們，如果我能詳細地了解二位剛才提到的那些，那些正義的事業的內幕，我相信我們“芝加哥論壇……”對不起！我是說我們“工人日報”是非常需要的。那該是多麼有意義的小說材料。它一定能鼓舞美國人民保衛民主、和平的勇氣。

〔摩根說話時，杰克遜悄然推門進來。他先站在台階上發出聲，等大家發現他以後，立刻滿面春風地走過來。〕

杰克遜：哈羅！朋友們，看來我是遲到了，十分抱歉！

（趨前與眾人一一握手）我叫杰克遜，昨天才從舊金山來

的。(众人起初一怔，但馬上也都恢复常态，自报姓名)真幸运，今晚上碰見了这个难得的聚会。首先請允許我代表旧金山的和平运动組織，向諸位致以崇高的敬意！(深深一鞠躬)希望今后我在芝加哥的活动，能得到諸位的支持。

劳 倫：那当然，只要杰克遜先生把这次來芝加哥活动的計劃告訴我，我个人是十分乐意效劳的。

西格尔：劳倫先生的話，我完全有同感。

杰克遜：多謝二位的关心。(坐下)

珍 妮：(一面为杰克遜布置餐具)先生，您也是龍蝦吧！

杰克遜：什么？我是龍蝦？

珍 妮：啊！对不起，我是說您也吃炸龍蝦嗎？这些先生們都是吃的龍蝦。……先生，这种龍蝦第一，……

杰克遜：行！行！就是龍蝦。(珍妮答应着退)我想諸位女士、先生們一定願意讓我了解一下芝加哥方面進步組織的情况；同时，对諸位所担負的具体工作，我也非常感兴趣。

西格尔：杰克遜先生，以后的日子还很長，我看还是您先談談您这次來芝加哥的活动計劃，比方說：您准备和哪些方面联系？……

摩 根：对！对！您先談談，先談談，不用講客气。

杰克遜：这个……当然，当然，(但又不知如何說下去，正好珍妮送酒上來，他灵机一动，忙端起一杯酒向庫柏)啊！密昔司……您这裝束真妙極了！紅色！您选择了这偉大的顏色，这証明您的進步、您的勇敢！諸位，來！为我們偉大的紅色女性干杯！(举杯)

众 人：(給弄得莫名其妙，也只得紛紛举杯)对、对，干杯！

〔众人干杯后，重新坐下。一时誰都不知說什么好。当有一个似乎想开口时，別人也立刻搶着要說，但結果誰也不知說什么合式，互相暗地端詳，个个一臉假笑。〕

〔这时，西格尔見戴維斯在悄悄招呼他，就溜过去。二人低声商量了几句，又看看表。立刻，西格尔敏捷地大步走到門口台階上站住。众人正詫异时，戴維斯說話了。〕

戴維斯：（慢慢放下报纸，站起來，陰沉地）諸位先生，很对不住，我們沒有時間再陪諸位胡鬧了。也許，还有一位主角沒有出場，不过沒有关系，只要他今晚上上这儿來，他就迟早会像掉進了網里的兔子一样。至于諸位，請先走一步！（众人大嘩，紛紛起座。他又厉声地）安靜点！我受权代表芝加哥警察总局正式通知諸位：从现在起，諸位由于从事顛复美國政府的活動，已經宣告被逮捕了！（說完，他翻开上衣領，現出佩戴的警徽）如果有理由，以后可以在法庭上申訴。

摩 根：什么？

庫 柏：（同时）警察！
勞 倫：（同时）逮捕我？

杰克遜：你这是……

西格尔：（已抽出手槍把住門口）一个也不准动，統統举起手來！（众人回头一看，嚇得紛紛举手）剛才講話的是警察总局督察長戴維斯少校；我是西格尔中尉！（也顯示警徽）

勞 倫：原來你也是……

庫 柏：（同时）我的上帝！

摩 根：這不可能，這是……

杰克遜：這完全是誤會，是誤會！

[珍妮正送菜上，見狀急忙逃到酒吧櫃台后，与呆若木鷄般的史密斯縮在一处。

戴維斯：不，先生們，一点也不不是誤会！（慢慢地抽出手槍來向众人走去，众人下意識地挤在一起）感謝諸位很守信用，都准時到了。（洒脫地擺弄着手槍。向勞倫）你，和平十字軍的組織者！（向杰克遜）你，旧金山趕來送死的紅鬼！（向摩根）至于你，把你的小說留給上帝看吧！（向庫柏）啊！還有你，親愛的密昔司……呸！女紅鬼！單憑這身衣裳就可以証明你的靈魂已經被俄國人收買了！（众人面面相覷，漸漸明白過來。勞倫憤憤地放下了高舉的雙手）西格爾中尉！

西格爾：（立正）是！少校。

戴維斯：馬上去打電話派警車來！

西格爾：遵命！（向后轉，正要出去）

勞倫：（向西格爾）等一等，中尉！（西格爾一驚，轉過身來）戴維斯少校，您干得不壞，事情办得挺干淨；我預祝您在芝加哥警界有一个遠大的前程！（对方驚詫地望着他）不過，我想現在應該向您說明我個人的身份。（傲然出示證件）請看！

戴維斯：（意外地，接過證件，一字一頓地念）“联一邦一調一查一局”？

杰克遜：（也挤上去出示證件）還有我的！

戴維斯：（接過來，不自覺地放下了手槍）“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芝加哥小組”！（恍然）原來二位也是來……（把勞倫的證件交回他）

勞倫：少校！我想你可以允許我坐下了。（憤然坐下，抽煙）

杰克遜：(自动索回証件)不需要說明了吧！(也坐下，擦汗)

戴維斯：(目光轉向其余兩人)那你們……

庫 柏：(把摩根剛掏出的証件一把搶過來，又從手皮包里取出自己的，一同扔到桌上)請檢查吧！我的少校先生！(氣冲冲坐下，背過身去掏出小鏡子抹口紅)

戴維斯：(拿起証件)“紐約美國之音廣播電台旅行記者，密司露西·庫柏”、“芝加哥論壇報記者，卡爾·摩根”。

摩 根：(接過戴維斯交回他的証件)少校先生，我相信我們是從事同一工作的兩個方面。

庫 柏：(扭過頭來，氣冲冲地)而且干得并不比你們差！

戴維斯：(扫兴地收起手槍)諸位，由于……

庫 柏：(氣犹未平，一面把化妝品放回手提包內)還有，親愛的少校！似乎應當提醒您：女紅黨并不一定喜歡把招牌掛在她們的衣服上！

西格爾：(早已收起手槍，走向戴維斯)少校，這麼說，全是自己人羅！

戴維斯：廢話！(頹然坐下)

西格爾：是，少校！(退在一邊)

[珍妮見風平浪靜了，才蹣手蹣腳地給杰克遜上菜。]

珍 妮：先生，您要的龍蝦。

杰克遜：(沒好氣地拿起刀叉，正要吃，忽然嗅到氣味不好)這樣的龍蝦？

珍 妮：沒錯。先生，您尝尝就知道。這種龍蝦第一，它是一種新鮮而且……

杰克遜：(仔細嗅了嗅，把盤子一推，站起來大聲地)閉嘴！這

該死的龍蝦都發臭了!

众 人：(同时)什么? 龍蝦是臭的?

臭了!

我吃了臭东西?

.....

[众人紛紛低头嗅盤里的菜。]

庫 柏：我的好上帝! 我是什么时候吃光了的呀!

史密斯：(慌忙从櫃台后奔出)諸位，諸位，这完全是誤会!

上帝知道，这些龍蝦都是刚从冰箱里拿出來的!

杰克遜：(把盤子端起，凑到史密斯鼻子尖下)你嗅嗅，这是什么怪味兒?

珍 妮：(慌了)老板，史密斯先生，您忘啦! 冰箱前天送去修理，还没取回來哩!

史密斯：(窘極)这……珍妮，不能这么說! 这……諸位……
(見众人气势汹汹)这实在是誤会呀! (轉身向杰克遜)請相信我! (急忙拿叉子叉起一塊龍蝦)請看! 諸位紳士們，我以个人的健康打賭，这……(吞下，哽了半天)这……完全是新鮮的!

庫 柏：(突然爆炸地)卡尔! 都是你! 不是你出的鬼主意，我一輩子也不会上这个魔鬼的地方來! 紅党，紅党，紅党在哪兒呀! ……哎哟! 我吃了臭龍蝦……臭东西! ……我想起就要吐了!

摩 根：这……这不能怨我，露西，都怪那条該死的廣告! ……我也……

庫 柏：(弯下腰，捧着肚子)哎呀! 我的肚子……肚子!

摩 根：(慌了，厉声地)我警告你，經理先生! 要是这位小